

“富矿”抑或“归宿”

——评乔治·瑞泽尔眼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世界

袁同成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宝山 200444)

摘要: 在通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的基础上, 本文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归纳, 认为从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分析到布希亚的“符号——消费社会”理论再至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无不闪耀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但是他们有“解构”而无“建构”的逻辑和“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论调也确实难以给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可信的路径和依托。故此, 作者认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只是社会理论难能可贵的“富矿”, 而非“归宿”, 只是新社会理论的“起点”而非“终点”。

关键词: 后现代社会理论; 评读; 富矿; 归宿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135(2009)01-0068-03

乔治·瑞泽尔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 擅长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梳理和描摹, 《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是其作品中比较成功的一本, 书中瑞泽尔竭尽全力地(try his best)为我们勾勒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世界。在其稍后部分, 作者还亲自操刀, 借用福柯、布希亚、詹明信等人的理论对“新消费手段”——信用卡、快餐店等进行了经验性的研究, 得出了新消费手段“正在编制和操纵着符号, 而正是这些符号控制着我们的行为”, “符号制造着我们的需求”, “促使消费者购买他们不很想买的东西或通过促进他们花费他们不想花掉的钱来协助资本主义体制”的结论。

但是, 总的来说, 笔者认为瑞泽尔本人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现代主义者, 在此书中他通过对福柯、布希亚、詹明信、德里达、拉康、瓜塔里和德勒兹、利奥塔德、维利里奥及部分女权主义者著作的总结与归纳, 努力向我们展示一个关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整体图景, 其本身就是一个在原有社会学理论框架基础上的一个宏大叙事。以下从两方面解读和评析乔治·瑞泽尔眼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世界。

一、理论的“富矿”——后现代社会理论闪耀着创新的光芒

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是一个各说自话、众说纷纭的流派, 他们之间也时有攻讦责难, 难以形成一个整体(entity), 但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 那就是对现代社会理论的“反动”。由于普遍对现代社会理论家们精心构筑的理论大厦和“现代性”的前景(prospect)感到失望, 他们“放弃了通过发现一种宏大的理性方案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紧迫社会问题的那种希望”; “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 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性; 是多样性而非一致性; 是差异性而非综合性; 是复杂性而非简单性。

这些后现代理论家们的主要立场就是要颠覆现代主义的科学观, 主张“局部叙事”、“不连续性”、“去

收稿日期: 2008-08-18

作者简介: 袁同成(1972-), 男, 安徽寿县人, 上海大学2007级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心化”、“解构”，对现代社会所谓理性主义的方方面面进行无情地揭露。他们的理论作为一种反传统的游戏，“是实践性的，具有道义和政治上的意涵。”目标是“对历史上已经完成的启蒙进行再启蒙，”以其独具的创造性与批判性相结合的精神，不仅影响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也全面地冲击了全球化态势下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动摇了“解魅”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信之不疑的种种标准（norm），“提倡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满足、不止于形式和不追求固定结果的自我突破、创新精神”。他们确信现代性的“合理性”建立在资产阶级的霸权基础上，负载着不平等、权力和宰制，应该走一条多元性的道路。他们打烂了自经典时期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以来构筑的“现代性”铁桶，解除了“理性”的禁锢，正是由于他们全力于“打破”和“解构”，他们的理论极具开拓性和批判性，我们可以从诸如福柯、布希亚、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身上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撕开现代社会民主自由的外衣，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视角出发，揭示了权力的无所不在性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规训的普遍性。他的“身体——知识——权力的分析格局动摇了传统分析中暗合的‘身心二元性’”，并敏锐地观察到尽管相对于古代残酷的肉刑，现代社会的惩罚（punishment）似乎变得更加温和了，更加人道化了，但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把“规训技术以及惩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导致监狱群岛的产生”，新的规训体制不仅使整个社会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而且这种具有策略性的“纪律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还在“人的身体行使令身体服从的同时发挥最佳能力和最佳作用”，生产出了驯顺的身体，即自愿且合格的劳动力。而他所谓现代社会的“全景监视原则”，更像“无数细小的笼子”，使人们比生活在韦伯式的大“铁笼”里受到更多的控制。

此外，福柯还看到了知识与权力的结盟，认为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内涵了权力的施加，在性的研究中，他也发觉“忏悔的大范围使用无疑是接受个体认知的榨取…那些聆听者才是真相的主人”，连同反对堕胎等政策的行使已使身体乃至生命本身成为政治控制的手段。总之，福柯牢牢抓住“知识”、“权力”、“身体”三个概念工具，对权力所进行的鞭辟入里的分析的确是较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

真实镜像。

布希亚则更看重现代社会中“符码”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由于符码的泛滥，信息发生内爆，模糊了真实与拟像之间的界限，人民已不再相信媒体，从积极的“公众”变成了消极的“大众”（这里的大众就是非社会的意思），社会已经消亡了。布希亚还将符号与消费相链接，将当代社会归结为“消费社会”，宣称“当我们在消费物品时，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意味着人们依据他们所消费的不同物品与符号形成布迪厄意义上的区隔（distinction），不过布迪厄笔下的区隔是由于人们不同的趣味（taste）而造成的，而布希亚的区隔却是被消费决定的，“符号决定着我们要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消费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需要的满足已不再有任何关系”，为了消费而消费，远离了需要的消费导致“被宰制的消费大众”被资本主义体制周而复始地制造出来，以保证这个体制的永续运转，正如布希亚所言，“符码提供了一种比剥削更为精巧和更为专制的控制权力的结构”。

可以说布希亚对符码和消费社会的研究，打开了我们观察当代社会性质的另一扇窗，为新闻、传播、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德里达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其提出了“解构”的概念，即“将焦点集中于那些微小的、能够揭露内情的要素，目标在于找出关键的要素和矛盾……涉及到区分析文本中事物被隐瞒、被掩盖的那些环节”。他试图以此为工具反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笔者以为德里达对社会理论建构方面的成就毋宁说是内容上的，不如说是方法上的。“解构”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大众话语，为各种社会科学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工具，也促使人们在日常思维中摒弃迷信，展开认真地分析。

除此之外，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拉康的“镜像理论”，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反驳，格尔茨对“地方性知识”的推崇，都是后现代社会理论中熠熠生辉的闪光之处，这些另辟蹊径的奇思妙想的确形成了我们进一步发展社会理论的宝库和“富矿”，值得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二、“起点”而非“归宿”——后现代社会理论应进一步发展

尽管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许多观点极具创新性，他们以敢于打破陈规（stereotypes）的理论勇气为我

们打开了社会研究的新视野，但他们的一些极端的看法笔者则不敢苟同，在我们看到其闪光点的同时不能不用他们自己交给我们的利器来对他们自身进行审慎地“解构”和“批判”。

就拿福柯来说吧，他在“身体——知识——权力”的分析中看到，由于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导致了知识的传播本身成为压制性的，携带着权力的阴影，结果造成“人的死亡”。

主体完全变成被动的被压制的对象，那么正如瑞泽尔在书中已开始分析的那样，福柯敏锐地看到了压制性，但在其所谓“作者（主体）——读者（客体）”的两极中，实际上是只看到了前者的力量而忽视了后者的主观能动性，这与他所谓意义需要客体去理解、去把握，没有绝对性的主体性意义的说辞又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阅读着的客体肯定会根据自己的已有知识（即所谓袖里乾坤 knowledge at hand）和自身的需要，对承载着权力意识的知识加以解读和取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知识的压制性。

此外，福柯认为现代“策略性的权力”将人类塞进无数“细小的笼子”里，压制更为强烈了，言下之意似乎与之相对的古典时期人类反而更为自由，笔者认为他在这里犯了浪漫主义错误，其实在时空紧密相连的传统社会中，涂尔干意义上的强大“集体意识”会给人们更大的压力，以维持“有机团结”。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多元化选择的余地会更狭小。

另外，崇尚“哲学式生活”的福柯在日常生活也将这种打碎而无建构的悲观精神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他非常看重艾滋病，他把艾滋病当作一种极限的体验”！这也许是我们必须对这种只顾打碎，不讲建树的后现代精神要保留一丝警惕的理由之一吧。

相似的是，布希亚在看到符码对人们压制的同时，却没有发现人们批判思维的潜力，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是在倡导揭露这些压制，寻求“解放”，人类对于符码与消费社会的压制并非全然是消极无力的。而德里达“解构”的方法的确具有开创性，为不少社会科学提供了难得的分析工具，但他彻底反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主义”，只追求解构，不寻求进一步的建构，认为虽然“重建时有发生，但它带来的是进一步的解构”，这样最终难免陷入虚无主义，从而失去了理论与现实之间应有的勾连。

笃信马克思主义的詹明信对于后现代社会特

征的总结可谓精到，他看到了后现代社会“肤浅、缺乏深度”、“情感的丧失”、“历史性的丧失”、“再生产技术代替生产性技术”等种种面向，可他并没有给出合适的“疗方”，其所谓的“顺势疗法”也是语焉不详。

可见，后现代理论尽管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它们却难以为我们人类的明天做好妥贴的安顿，也难以成为社会理论成熟的归宿之地。

三、小结

总之，通过对瑞泽尔这篇著作的细细评读，笔者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其精心勾勒的后现代理论世界中，福柯的微观权力、布希亚的符码、消费社会，詹明信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哈维的后福特主义、时空压缩等理论极具原创性和解释力，但也看到了他们有解构而无建构，将责任全部推向读者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氛围，这难免使他们的许多想法流于玄想，脱离现实生活，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既然人类社会毕竟还要走向明天，社会生活还在要求社会理论为明天有所作为，那么正如瑞泽尔在书中所说，我们就应该“超越后现代主义”，故笔者认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只是社会理论的“富矿”，而非我们的“归宿”，它只是我们通向新的社会理论的“起点”而非“终点”。

参考文献：

- [1] [美] 乔治·瑞泽尔. 后现代社会理论 [M]. 谢立中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2] 高宣扬. 后现代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3] 谢立中, 阮新邦. 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 诠释与评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4] [美] 詹姆斯·米勒. 福柯的生死爱欲 [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
- [5] 朱新民. 西方后现代哲学 (西方民主理论批判)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 [英] 鲍曼. 张成岗译. 后现代伦理学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7] 冯俊. 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责任编辑: 朱丹)

(下转 142 页)